蜀山劍俠傳/2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七回　彈指悟夙因 普渡金輪輝寶相　聞鐘參妙諦 一泓寒月證禪心

下一回▶

諸葛警我也已看見二人，答道：「道兄受驚，筵宴將設。左元洞全境暫時已難遍遊，祇好等二位舊地重遊了。」聽去聲音極細，彷彿相隔甚遠。二人一聽盛筵未開，纔知三日光陰僅祇片時，所遇險難卻不止百數，不由驚佩交集，喜出望外。一會兒，諸葛警我走近，見面先抱歉道：「適纔因知二兄如欲通行全境，由後山谷走出，尚須時刻。值有一事未向家師覆命，抽暇前往，又和熊道友相見，談了片時。二兄尚未走出，料是途中行法飛行，致觸禁制，被困在此。二兄最終雖仍可由此中走出，終非待客之道。而小弟奉命掌管，因家師禁法神妙，可幻可真，一切均早設就，身入其中，祇有心向本門，纔可通過。而資稟緣福太淺，定力不堅，強由外人接引來此僥倖一試的，到時悔心一生，不願再入本門，始得中途被攝脫險，攝向山外。否則，便須家師自行停止禁制。此外便是小弟，也須循着一定門戶途向出入，不亂飛越。此間看似具體而微，實則景特繁多，包羅萬有，可大可小，與佛家須彌芥子之喻，殊途同歸。別時匆匆，未及回視，不知二兄觸犯哪路禁制，誤入何門。仙法微妙，景中人雖不像滄海藏珠那等細微，如不知一定地方，卻也千頭萬緒，找起來甚是艱難。偏偏又有幾位貴客降臨，中有兩位神僧，帶來一個幼童李洪，說與掌教師尊，前有多世因緣，他又是九世修爲，該爲佛門弟子，更有巨大善緣未了，非有帶修師父不可。而聖僧功行，不久圓滿，不再收徒。湊巧謝真人和金鐘島主葉仙姑也同受了聖僧點化，皈依佛門。掌教師尊和家師正把李洪引進到謝真人門下，賓主商談正密，未敢瀆請，方在爲難，意欲親來一看。走到路上，忽接家師傳音相

告，說二位誤入震宮，因已自己省悟，而能進出小人天界者，均是本門弟子，此時不便任其通行，已在暗中撤禁，使二位仍返原地。連忙趕來，二兄已果然在此。家師已怪小弟行事冒失，難再引路通行。爲時無久，聖僧一去，便須開宴。此時長幼仙賓，均返中元前殿。右元火宅之遊，祇好俟之異日。稍往太元洞一帶遊覽，也到時候了。」二人已心服口服，自然無不惟命，諸葛警我便向前引路。

這時二人雖然勉強起立，身上疲苦仍在，又不好意思出口。心正發愁，因爲受了禁制，所以如此，出去後還不知如何。諸葛警我已經覺察，便向二人道：「二兄適纔想多勞頓，這個無妨。小弟身帶家師所煉靈丹，服後立可復原。至於飛劍法力，也可恢復如初，祇不過元氣消耗，暫緩片時，出谷之後，始可隨意施爲罷了。」隨取兩丸靈丹遞過。二人纔知此中並不全是幻境，那火宅乾焰，想必更是玄妙莫測。隨將丹藥接過，稱謝服下，仍由原路退出。諸葛警我笑道：「異日通行小人天界的，雖不免因定力信心不堅，不能走完，便被逐出的，畢竟十不逢一。既能來此，終是有緣。照二兄後來情景，並非不可通行。祇因盛筵將開，不得不引二兄退出。日後如有機緣，或是暇時想起，何妨再續前遊呢？以二兄之道力根骨，再來必舉重若輕，從容通行，不致阻滯橫生了。」二人聞言，想起諸葛警我幾次所說，俱都含有深意，暗忖：「峨眉派近奉長老遺命，光大門戶，到處網羅有根器的門人，正邪各派新投入門者，日有增加。對方之言，分明是有爲而發。峨眉玄門正宗，法力高深，開府以後，愈發隆盛，能投到他們門下，仙業容易成就，自是幸事。無如師門恩重，萬無捨此就彼之理。並且所學也是殊途同歸，雖然比較艱難，成就遲緩，祇要自己努力虔修內外功行，也不患不能求得正果，不是一定非遭兵解。此時見異思遷，非但背師負義，便是峨眉諸長老見了這樣人，也決不會看中，弄巧還許摒諸門外。明明不行的事，對方偏三番兩次示意引誘，是何緣故？」俱覺不解。虞孝最是口直心快，心想莫叫旁人看輕，便答道：「貴派玄門正宗，又當最盛之際，光焰萬丈，能得列入門牆，神仙位業指顧有期，委實令人欽仰羨慕。祇惜愚師兄弟二人，從小便蒙家師度上山去，撫養傳授，以至今日，師恩深厚。而敝派修爲，又是循序漸進，不比貴派易於成就。近年奉命下山行道，內外功同時並進，更無暇晷。日後對此無邊仙景，有賢主人殷勤延款，無此福緣享受，舊地重遊，料已無望，祇好空自神往罷了。」諸葛警我明白二人心意，又知他們不久大難將臨，笑答道：「我也明知二兄師門恩重，爲副師長厚期，勤於修爲，無暇重來。但是未來之事難料，即使諸位法力高深，長於前知的前輩，到自身頭上，也當不免有千慮之失。此中消長，實關定數。適纔所說，並非想二兄即日來遊，祇想二兄到了機緣湊巧，或有甚事見教之時，勿忘今日之言。俾得良友重逢，再續今日之遊而已。」二人聞言，心又一動。當時也未往下深說，已一同走出谷口。

三人遙望中元殿前平湖上面，已現出一片晴天，皓月已被引來，照得全景清澈如畫。各地仙館，明燈齊放，光華燦若繁星。靈翠峰、仙籟頂兩處飛瀑流泉，一個激射起數十百丈擎天水柱，一個如玉龍飛舞，白練高掛，給那十里虹橋與仙府前面紅玉牌坊所發出來的寶光一映，千尋水霧，齊化冰紈，映月流輝。那凝碧崖前和遠近山巒上，那些參天矗立，合抱不交的松杉喬木，杪櫂寶樹，映着寶光月華，格外精神。蒼潤欲流之中，更浮着一層寶光。並有鵬鷲鳩鶴，五色鸚鵡之類，翔舞其上，猿虎麋鹿以及各種異獸，往來遊行，出沒不絕。而兩崖上下的萬行花樹，百里香光，競芳吐豔，燦若雲霞。湖中青白蓮花，芳叢疏整，並不佔滿全湖，共祇十來片，每片二三畝不等，疏密相間，各依地勢，亭亭靜植在平匀如鏡的碧波之中，碧莖翠葉，花大如斗，香遠益清，沁人心脾，神志爲旺。偶然一陣微風過處，湖面上閃動起千萬片金鱗，花影離披，已散還圓，倍益精妙。加上數百仙侶徘徊其中，天空澄霽，更無纖雲，當頭明月格外光明，與這些花光寶氣，瑤島仙真，上下輝映，越覺景物清麗，境域靈奇。便天上仙宮，也不過如斯。虞、狄二人，先雖見仙府景物之勝，已是暗中叫絕驚奇，想不到新燈上後，明月引來，更增添無限風光，又是一番景象。極欲前往觀賞，哪還捨得往別處走。狄鳴岐便說：「盛筵將開，道兄恐還有事，仙府後面，不去也罷。」

諸葛警我人最長厚，因來時玄真子曾說起二人未來之事，二人異日對頭現在前面，此去難免遇上。恰好自己職司已完，未來同門師弟，能助他們去一難，豈不是好？本意想引二人到後山閒遊，等聽奏樂，再去入席。那時人多席衆，兩個宗派各殊，不在一起，席散自去，無甚交接，兩不留意，日後相遇，或可無事。一見二人爲前殿平湖奇景所動，極欲趕往，知道師父所說，定數難免，祇得聽之。暗中留神他們所遇的人是誰，以便再爲打算。這時祇有掌教妙一真人夫婦和謝山、葉縉，還有三五長老陪着新來的這幾位仙賓，在殿中坐談。餘下衆仙賓，也剛由各處遊玩回來，由白、朱、乙、淩以及本門兩輩師徒，三三五五，分別陪伴，在虹橋水閣、玉坊平湖之間，閒遊觀景。虞、狄二人想往飛虹橋上，賞玩湖中青蓮，對諸葛警我道：「我二人此時已漸復原，這裏各方道友甚多，自會找伴。道兄是貴派同門之長，必還有事，請自便吧。」

諸葛警我口裏答應，分手之後，見岳雯、嚴人英、林寒、莊易、司徒平等十來人俱在平臺之上憑欄望月，低聲談笑，齊朝自己招手。到了上面，不願和衆人說話。回頭一看，見虞、狄二人走到橋上，迎頭先遇見熊血兒同一新交道侶，知道不是。嗣見四人會合說笑，旁有二人走過，面有怒容，朝四人身後惡狠狠看了一眼，沿湖走去。認出那便是朱鸞的仇人巫啓明師徒。因四人語聲甚低，隔遠不曾聽見，看神氣並未覺察有人懷恨，不知因何成仇，便暗記在心。岳雯笑道：「師兄看甚麼？那兩個未來同門，心意如何？」

諸葛警我道：「那兩個不肯忘本，堪與我輩爲伍。此時祇是敬服，尚無入門之意呢。」隨問起謝、葉二仙客歸入佛門之事。岳雯道：「林師弟在側隨侍，比我知道得詳細。」林寒接口道：「小弟也祇知道前半。現在如何，因師命退出，就不知道了。」諸葛警我道：「神僧來時，我正有事離開。秦師妹語焉不詳。我祇問天蒙老禪師和謝真人、葉島主到底是何因果？可曾申說麼？」林寒道：「這倒未說，祇說前事。」

原來妙一真人夫婦、玄真子等峨眉派長老以及乙休、淩渾，白、朱二老，陪同海內外仙賓，往遊仙府全景，兼爲新設諸仙景題名。除左元、右元二洞因是門人修煉之所，祇在附近轉了轉，沒有進去外，餘者仙府全景俱都遊覽殆遍。末了衆仙賓因仙府前殿、虹橋平湖、玉坊飛閣氣象萬千，自不必說。此外以靈桂仙館一帶最爲清麗，尤其那數百株桂樹，都是月殿靈根，千年桂實，經用仙法靈泉栽植，每株大約數抱以上，佔地畝許，茂枝密葉，繁花盛開，奇香馥郁，宛如金粟世界，令人心醉神怡，徘徊花下，不捨離去。盛會不常，日後難得再來，見時尚早，多想游完全景，再往小坐，流連片時，候到月上中天，始去前殿赴宴。妙一夫人笑道：「本來定在靈桂仙館外，金粟坪桂花樹下，佈筵款客。因在開府以前，羣魔合力來犯，意欲施展邪法，崩山壞嶽，倒塌峨眉全山，使此間全洞齊化劫灰。多蒙白眉禪師、芬陀大師請來當今第一位神僧天蒙老禪師，去至雪山頂上，施展無邊佛法，大顯神通，遙遙坐鎮，方得消厄於無形，將曉月師兄勾引來的魔頭、南疆長狄洞老怪哈哈老祖的元神化身驚走。妖法無功，曉月師兄本可倖免，他偏復仇心甚，不知自量。恰巧軒轅老怪有一妖徒，前與謝道友的義女、仙都二姊妹結怨，意欲乘她姊妹來此，途中加害，不料又被小寒山神尼忍大師以佛法暗助脫險。妖徒追到此，後洞輪值諸弟子自不容他猖狂，又用嫫姆大師所賜修羅刀，予以重創。妖徒遁回山去，向師訴苦。老怪平日自尊自大已久，心裏雖怯，不敢硬來，終覺掃了他的威望，大爲忿恨。自身不敢輕易嘗試，表面痛罵門人，怪他咎由自取，不爲做主，暗中點醒，使其另約一厲害妖人，合力來犯。另外故意把幾件厲害法寶顯露出來，使妖徒來乘隙偷去應用。

「所約妖人，便是二百年前被家師長眉真人飛劍削去半臂，聲言此仇必報，說完大話，又將家師所削小半身子索去的妖僧穿心和尚。當時家師明知他是用激將法，一則妖僧數限未盡，二則所習雖是不正，卻和九烈等妖人一樣，雖有惡行，尚能敬畏天命。除卻剛強好勝，專與正人爲仇外，不如他的人，明是仇敵，他也不肯加害。同門師兄弟，頗有幾個不知他厲害的和他對敵，至多說上幾句難聽的話，總是放脫，並未傷過一人。

「因此家師聽了他的話，祇付之一笑，便即放卻。但妖僧從此便在大行山陰，用法力在千尋山腹之中闢一石洞，苦修煉寶，以爲報仇之計。去時曾經立誓，如他法力不勝家師，

決不出世。嗣聞家師飛昇，又急又氣，爲了昔年誓言，一直在太行山腹內，隱居了二百餘年。不但未再見外人，連門下百八十名女妖徒，也都在入山以前遣散，不曾留下一個。這次許是靜極思動，大劫將臨，竟被人將他慫恿出來，與我們爲仇。如論妖僧法力，實不在哈哈、軒轅老怪之下。走到路上，曉月恰與相遇，妖僧本還想約兩個同道商量，謀定再動。祇因曉月與妖徒都是復仇之心太切，曉月更嫉今日開府之舉，必欲加以擾害。而天蒙老禪師又用佛法迷蹤，隱蔽神光，顛倒陰陽，連妖僧妖徒都誤算雪山上三個強敵，事完各自回山，以爲正好乘隙下手，即便不能全勝，人也莫我奈何。哪知還未到達，便被困入天蒙禪師大須彌障中。總算天蒙老禪師網開一面，妖僧妖徒各被白眉禪師打了一禪杖逃走。芬陀大師卻將曉月禪師擒住，欲送來此間，照家師玉匣仙示處治。本已快到，因天蒙禪師在途中遇一舊友，略談些時，又同去引度一人，故此小有耽延。

「前殿承諸位道友前輩施展仙法，點綴景物宏麗，迎接三位前輩神僧，較爲莊重。故特將筵席改設在彼，並命門人等擇那風景佳處設席，並不限定殿前平臺一處。現已一切齊備，祇等引來明月，便請入座。三位神僧神尼，大約不久即降，全體同門尚需恭出迎候。諸位欲往靈桂仙館，祇管隨意，恕不奉陪了。

「那天蒙禪師，乃東漢時神僧轉世，東漢季年已功行圓滿，早應飛昇極樂。祇爲成道之初，曾與同門師兄弟共發宏願，互相扶持，無論內中何人有甚魔擾，或是中途信心不堅，致昧前因，任轉千百劫也必須盡力引度，必使同成正果。當發願時，雙方都是夙根深厚，具大智慧，修爲又極勤苦，本來極好的根器。無如入門年淺，求進太急，又以前生各有夙孽情累，遂致爲魔所乘。禪師道心堅定，又祇有一點夙孽，到時尚能強自鎮攝心神，渡過難關。而那同門，卻被魔頭幻出前生愛寵，少年情葛，凡心一動，立墮魔障，等到省悟色空，已是無及，並加上一個夙仇相迫，重又轉劫入世。雖仗根骨福慧生有自來，又得老禪師累世相隨，救度扶持。每次轉劫，多是高僧行道，但那一段情緣未了，一直未得成爲佛門正果。累得這位老禪師也遲卻千餘年飛昇，中間助他超劫脫難，造成無心之過，並還轉劫三生。不過老禪師智慧神通早到功候，雖爲良友減削前孽，轉動再世，卻是生而神明靈異，迥異恆流，與尋常有道之士轉劫不同罷了。直到北宋季年，老禪師方始隱居在西藏大雪山陰亂山之中，由此虔修佛法，不輕管人閒事。近年聽說不久便要成正果。那同門料他情緣早了，重歸佛門，將與老禪師一同飛昇。祇這位高僧是誰，卻訪問不出。禪師得道千餘年，每次轉世，法力祇有精進，與白眉和尚齊名，爲方今二位有道神僧，法力之高，不可思議。這次居然肯爲峨眉出力，豈非異數？有一芬陀大師，羣魔已非對手，況又加上這兩位神僧，暗以絕大法力相助，自然舉重若輕，羣邪皆靡了。」

妙一夫人這一番話，對那與峨眉交厚，早知底細的，還不怎樣，那外來諸客，卻大出意料之外。一聽三位神僧神尼還要親降，並還擒了曉月禪師同來，皆欲瞻仰，更不再做靈桂仙館之遊，一齊願去至前殿相候。玄真子微運玄功推算，向妙一真人道：「三位神僧神尼已將恩師遺旨所說的嬰兒度引同來。留宴大約無望，事完即同飛錫。現已快由李善人家起身，我們速率衆弟子，去到凝碧崖上空迎候吧。」妙一真人隨傳法旨，命衆弟子奏樂，手捧香花，排班出迎。一面轉請百禽道人公冶黃、極樂真人李靜虛、青囊仙子華瑤崧、嫫姆師徒暫時代做主人，陪伴男女仙賓。在座仙賓凡是佛門中人，如神尼優曇、屠龍師太、南川金佛寺知非禪師、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無名禪師師徒等，或與三位神僧神尼同道相識，或是末學後輩，衷心敬仰，連同外道中高僧如虎頭禪師之類，俱都隨出迎接。那各派仙賓以及海外散仙，雖不一同出行，也多齊集殿前平臺之上，恭候禪駕。

謝山、葉繽在旁，忽然靈機一動，見楊瑾正要隨衆飛起，葉繽首先趕過去說道：「來時令師對我曾示玄機，惜乎我是鈍根，未能領悟。我想隨同主人出迎，不知可否？」楊瑾笑道：「這個有何不可？」說時，衆門人已香花奏樂先行。

妙一真人夫婦同了玄真子等一干長老，正由殿中步出。謝山見葉繽已和楊瑾商定，同出迎接，正想開口，妙一真人已先笑道：「謝道友，也想同走麼？」謝山笑應：「白眉老禪師原本見過，這位天蒙老禪師卻是聞名已久，想求他指點迷津，因見諸位道友俱在殿臺恭候，所以躊躇。同往迎接，正是心願。」妙一真人低聲笑道：「天蒙老禪師不爲道友，今日還未必肯降臨呢。一同去吧。」謝山聞言，心中又是一動。見妙一真人說完這句話，便和本派同輩羣仙以及嵩山二老等，還有與白眉、芬陀交厚的仙師，相次由平臺上起身，各駕遁光，越過虹橋平湖，往紅玉坊外凝碧崖前上空飛去。楊瑾、葉繽二人，並立一處，也快隨後起身，謝山趕忙過去笑道：「日前李道友同我往見白眉，曾示玄機，並有不日再見之言，難得老禪師同降，意欲往迎，就便請教。主人已走，和二位道友做一路吧。」楊、葉二人含笑點頭，三人隨同飛起，到了凝碧崖上空。

斜陽初沉，明月未昇，半天紅霞，燦如翠綺，正是黃昏以前光景。妙一真人率了兩輩同門弟子，各駕雲光，雁行排列，停空恭候。此時謝山遙望前面神僧來路，尚無動靜。俯視峨眉，就在腳底，滿山雲霧迷茫，遠近峰巒浮沉在雲霧之中，如海中島嶼一般，僅僅露出一點角尖。再看雲層以下，各廟宇人家，已上燈光，宛如疏星羅列，梵唄之聲，隱隱交作。不時傳來幾聲疏鐘，數聲清磬，越顯山谷幽靜，佛地莊嚴，令人意遠。知道此時半山以下正下大雨，天色陰晦，所以月還未出，便上燈光。本山爲佛門重地，普賢曾

現化身，靈蹟甚多，古剎林立。不禁想起佛家法力不可思議，一經覺迷回頭，大徹大悟，立可超凡入聖。謝山回想自己根骨本厚，從小便喜齋僧拜廟，時有出家之想。記得當時還遇一位老僧點化，祇爲夙世情緣，割捨不下。後經變故，三生情侶，化作勞燕分飛，一時生離，竟成死別，心灰厭世之餘，幸蒙恩師接引，始入玄門，僥倖修到散仙地位。因愛妻也是夙根深厚，祇要尋到再生蹤跡，便可引度，同修仙業。道成以後，也曾費盡心力，遍尋宇內，竟是鴻飛冥冥，找不到一點蹤影。在苒數百年，隨時都在留心，直到日前，纔發現她早已皈依佛門，得證上乘正果，比起成就，要比自己高得多。不似自己每隔數百年，便要預防一次道家重劫，稍一不慎，便墮凡孽。這多年來，占算尋訪，俱無下落，分明愛妻法力高深，恐留情孽相尋，隱迹潛形，不令知聞。近日功行將完，方始略露行藏，令往一見。想不到苦修多年，成就反不如她。

謝山還想到幼年所遇高僧，也曾說過自己原是佛門弟子。自入玄門，修煉多年，每值靜中參悟，不是不能推算過去未來。惟獨對於過去諸生，祇記得彷彿做過和尚，也做過道流，詳情因果竟是茫然。以自己的法力玄機，直是萬無此理，每一想起，便覺奇怪。以爲前生必犯了教規，逐出佛門，一經墮劫，便昧夙因，忘卻本來，所以別的都能前知，獨此不能。事隔多年，忽於武夷山中石洞以內，發掘到古高僧錦囊偈語，方若有悟。同時好友葉繽，恰在海底珊瑚林內水穴之中，發現一具坐化千年的枯佛，得到一個古燈檠，與錦囊偈語諸多吻合。事後虔心參詳，那海底枯佛分明是自己漢時遺體，爲躲仇家和保持那古燈檠，留待今生遇合，物歸原主。但今生偏又是玄門中人，殊覺離奇。新近爲了此事，特請極樂真人李靜虛引見白眉禪師，初意自己已成散仙，不會再皈依佛門，祇不過請其指示前因，到底爲了何事墮劫而捨釋入道？如說過去有甚罪惡，見棄佛門，仙佛一體，殊途同歸，一樣都是根深福厚始能成就，能爲仙即能爲佛。何況前生又是佛門弟子，本有夙世因緣，豈非難於索解？此外還要請教的，便是海底佛火心燈的用途，以及和葉繽的夙世淵源。哪知白眉禪師祇將心燈來歷用法指示，對於所問各節，祇示機鋒，語甚簡略。枉自學道多年，智慧靈明，當時祇覺他日成就，決不止此，急切之間，仍難參悟。因有「峨眉再見，回首即是歸路」之語，料定必有深意存焉，時還未至，便不多說。今日一聽說天蒙禪師將臨，忽然靈機連動。現在峨眉上空，忽聽下方僧寺疏鐘清磬，禪唱梵音，又似有甚醒覺。此爲近三百年來未有之景象，甚是奇怪。莫非將來仍要歸依佛門，還我本來面目不成？

謝山念頭一轉，側顧葉繽，站在近側，也在低眉沉思，容甚莊肅。居中站在衆門徒前面的妙一真人和玄真子，正在對談。因人數衆多，隨同迎候的外客，不肯悟越主人，多立在左右兩側，相隔較遠，語聲甚低。彷彿聽玄真子道：「此子居然如此道心堅定，轉動

多年，一靈不昧，卻也難得。人都羨慕師弟有今日成就，哪知福緣善因，早在千年以前種下呢。」白雲大師元敬在旁插口道：「此子既不應在我門中，年紀偏又是個三歲童嬰，禪門中幾位至交，不是衣鉢早有傳人，便是功行將行圓滿，不能待他成就。此子發願又宏，將來外道強敵不知多少，如不得一法力高強的禪師爲師，任他生有自來，根器多厚，也難應付。師弟，你這前生慈父，作何打算呢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這一層我早想好了，少時自知分曉。」餐霞大師問道：「此子之師，可是謝道友麼？」妙一真人點了點頭。白雲大師笑道：「這個果然再好沒有。我真非善知識，已經拜讀玉匣仙示，祇差把話寫明，竟未想到，豈非可笑？」

先前衆仙所談，謝、葉二人俱未留意。後頭是一段問答，全聽得逼真。尤其謝山聞言，驚喜交集。照此說法，分明長眉玉匣仙示，早已註明，自己果然還要返本還原，重入佛門。方在推詳，忽聽白谷逸道：「佛光現了，本來是在金頂，怎會如此高法？必是三位神僧神尼要顯神通度人吧？」峨眉金頂，每值雲霧一起，常有佛光隱現。現時祇是一圈彩虹，將人影映入其中，與畫上菩薩的腦後圓圈相似，並無甚強烈光芒。亙古迄今，遊山人往往見此奇景。信的人說是菩薩顯靈，不信的人多說是山高多雲，日華回光，由雲層中反射所致。但是宇內盡多高山，任是雲霧多密，均無此現象。尤其是身經其境的，那輪佛光總是環在人影的腦後，和佛像一般無二，絕不偏倚，此與峨眉夜中神燈，同是寶景奇蹟。千百年來，信與不信，聚訟紛紜，始終各是其是，並無一人說出一個確切不移之理。這在衆仙眼裏，原無足奇，可是當夜所見佛光，卻與往常大不相同。衆仙停處本在高空，腳底盡管雲霧迷茫，上面卻是碧霄萬里，澄淨如洗，並無纖雲。那佛光比衆仙立處還要高些，恰在青天白雲之中突然出現。先也和峨眉金頂佛光相仿，祇大得多，七色彩光也較強些，宛如一圈極大彩虹，孤懸天際，看去相隔頗遠。及至衆仙紛運慧目注視，晃眼之間，彩光忽射金光，化作一道金輪，光芒強烈，上映天衢，相隔似近在咫尺之間。可是光中空空，並無人影。衆正驚顧，忽聽身側不遠的知非禪師和無名禪師同聲讚道：「西方普度金輪，忽宣寶相，定有我佛門中弟子劫後皈依，重返本來。如非累世修積，福緣深厚，引度人焉肯以身試驗，施展這等無邊法力？此時局中人應早明白，還不上前領受佛光度化麼？」

這時謝、葉二人瞥見當中迎候的衆仙，自妙一真人、玄真子以次，全都肅立躬身，神態異常誠敬，似要拜倒。一聞此言，猛然警覺，福至心靈，不謀而合，更不暇再看旁人動作，雙雙搶向前頭，剛合掌膜拜，口宣佛號，跪將下去，便覺那輪佛光已將全身罩住，智慧倏地空靈，宛如甘露沃頂，心地清涼，所有累劫經歷，俱如石火電光，在心頭一瞥而過，一切前因後果，全都了了。當時大徹大悟，一同祇高呼了一聲：「我佛慈悲。」

金輪便已不見。事後，二人也仍立原處未動，祇是彈指之間，各自換了一副面目，從此皈依佛門，仍還本來罷了。不過佛法神妙，不可思議，這些情景，由謝、葉二人動念起，直到悟徹前因，重返佛門，在場衆仙除妙一真人、玄真子、優曇、餐霞、白雲等十餘位仙人，及外客中的知非禪師、俠僧軼凡、屠龍師太、無名禪師師徒等，總共不到三十人深知此中微妙，此外餘人祇見佛光，略現即隱，既未看見罩向誰的身上，也未看出有人上前受了度化。便有道行稍高的十來位，也祇知道佛家普度神光的來歷，專爲接引夙根深厚的有緣人之用。能運用這等佛法的，已參上乘功果，行與菩薩羅漢一流。這類佛法，關係自身成敗，輕易不肯施爲，那金輪乃行法人的元靈慧珠，行法之時，必須覓地入定，功力稍微不到火候，固易爲魔侵擾。這類佛法接引，又無異捨身度人，事前鬚髮宏願。而所接引的人，如非孽重魔高，前生早已成道，也不至於轉劫。尤其是根骨越厚，前生道行越高的人，今生的陷入也更深，其或背佛叛道，往往最難回頭，即或不然，仗着前生善根，未怎爲惡，並還知道擺脫世緣，出家修道，有了成就，但也是個外教中人，決非佛門弟子。已經棄佛歸道，身在玄門，將成仙業，對於佛家，縱不鄙薄，令他捨舊從新，也是難事。而這類事，又須全出自願，進退取捨，繫於一念，絲毫不能勉強。一個不領好意，或是到時夙因早昧，視如無關，不肯動念皈依，行法人雖不爲此敗道，也要爲此多修積數百年功果，惹出許多煩惱，末了還須隨定此人，終於將他引度入門，完了願心，方得功行圓滿，飛昇極樂。中間祇管千方百計，費盡心力，仍須對方自己回頭，不特依舊不能勉強，連當面明言以告前因後果，剖陳得失利害，使早省悟，均所不能。所以如非交厚緣深，誓願在先，便是佛門廣大，佛法慈悲，也無人敢輕於嘗試。主人既出接三位神僧神尼，行法人當然是其中之一。雖斷定衆中必有有緣人，在等接引度化，看佛光隱得這等快法，被引度人十九皈依，暫時卻看不出來是誰。

這些人方在相互懸揣，謝、葉二人經此佛光一照，已是心神瑩澈，一粒智珠活潑潑的，安然閒立，一念不生。佛光隱後，隨聽遙遠空中，隱隱几聲佛號，聲到人到，緊接着一陣旃檀異香自空吹墮。衆仙知道神僧將降，妙一真人方令奏樂禮拜。面前人影一閃，一個龐眉皓首、懷抱嬰兒的枯瘦長身瞿曇，一個白眉白鬚、身材高大的和尚，一個相貌清奇的中年比丘，身後還隨定一個相貌古拙、面帶忿怒之色的老和尚，已在當前出現。四位僧、尼到來，也未見有遁光雲氣，祇是凌虛而立。衆仙十九認得，第二人起是白眉和尚、芬陀神尼和曉月禪師。那領頭一個，自是久已聞名的千歲神僧天蒙禪師無疑。忙即一同頂禮下拜不迭。三位神僧、神尼也各合掌答謝道：「貧僧、貧尼等，有勞諸位道友遠迎，罪過，罪過！」妙一真人道：「弟子等恭奉師命，開闢洞府，發揚正教。弟子德薄才鮮，道淺魔高，羣邪見嫉，欲以毒計顛覆全山。如彼兇謀得逞，不特弟子等有負恩師天命，罪不可道，便這千百里內生靈，也同膺浩劫，齊化劫灰。多蒙二位老禪師與芬

陀大師大發慈悲，以無邊法力暗中相助，遍戮邪魔，盡掃妖氛，轉危爲安，使滔天禍劫消弭無形，功德無量。而弟子等實身受之，感德未已。復荷蓮座飛降，彌增光寵。大德何敢言報！敬隨玄真子大師兄，率領同門師兄弟以及門下衆弟子，謹以香花禮樂，恭迎臨貺。伏乞指示迷津，加以教誨，俾克無負師命，免於隕越，不勝幸甚！」天蒙禪師微笑答道：「真人太謙。今日之來，原是貧僧自了心願。你我所爲，同是分內之事，說它作甚？且去仙府說話。」妙一真人等躬身應諾，隨向側立，恭讓先行。三位僧、尼道聲有潛，便自前行，凌虛徐降，往下面凝碧崖前雲層中落去，衆仙和衆仙賓各駕遁光緊隨在後。一時鐘聲悠揚，仙韻齊奏，祥氛散漫，香煙繚繞，甚是莊嚴。

衆仙飛降極速，依然三僧、尼先到一步。平臺上早有多人仰候，見了三位僧、尼，也都紛紛禮拜。嫫姆和極樂真人李靜虛及靈嶠諸仙，也相繼出見。妙一真人隨請殿中落座。衆仙因這三位僧、尼行輩甚尊，道行法力之高不可思議；尤以天蒙禪師爲最，此次先在雪山頂上爲開府護法，掃蕩邪魔，事後又生擒曉月禪師，一同降臨，還有機密話說，得見一面已是緣法，不便冒昧忝列。外客除卻靈嶠男女四仙、屠龍師太、李寧、楊瑾、神尼優曇、半邊老尼、嫫姆師徒、采薇僧朱由穆、極樂真人李靜虛、百禽道人公冶黃、謝山、半邊大師、鄭顛仙、知非禪師、易周、俠僧軼凡、無名師徒和乙休、淩渾、嵩山二老等二十餘位，餘者多自知分際，見兩爲首主人不曾指名相讓，反倒分出人來陪客，料知有事，俱都不曾隨入。便是主人這邊，也祇玄真子、妙一真人夫婦、白雲大師、元元大師和四個隨侍輪值的弟子在內，餘人俱在殿外陪客，不曾同進。那曉月禪師卻始終垂頭喪氣，如醉如癡，隨在芬陀大師身側，行止坐立，無不由人指點，直似元神已喪，心靈已失主馭之狀。休說知非禪師見了慨嘆，便是玄真子、妙一真人等一干舊日同門，也都代他惋惜不置。賓主就座，隨侍四弟子獻上玉乳瓊漿，天蒙禪師等合掌謝領。

玄真子因妙一真人適迎神僧時，曾向曉月禪師行禮，不曾理睬，看出他屢遭挫敗，不特怙過不悛，故態依然，反倒因此羞惱成怒，愈發變本加厲，心蘊怨毒，誓不兩立，故意借受佛法禁制，假裝癡呆。似此叛道忘本，執迷不悟的敗類，師命尊嚴，即念同門之情，也是愛莫能救，不便再與多言。見天蒙、白眉就座，略微接談，各自低眉端坐，寶相莊嚴，意若有事，便向芬陀大師請問經過。大師答道：「此人真不可救藥。叛師背道，罪已難逭。近去南疆，爲報前仇，竟煉了極惡毒的邪法，並勾結番僧哈哈和一些邪魔妖道，來與諸位道友爲仇，被白眉師兄佛法所制。我因念在以前曾有數面之緣，念他到令師門下苦心修爲，能有今日也非容易，以爲他也是有道之士，怎便爲了一念貪嗔，甘趨下流，不知順逆利害，到了力竭勢窮，行遭慘劫之際，還不回頭覺醒？於是力向白眉師兄緩頰，略加勸誡，便即放走。他剛一走，天蒙師兄便用佛法隱晦神光，移形幻相。我問何故，

二位師兄齊說，此人近來入邪日深，爲魔所制，爲逞一己之私，多行不義，已是喪心病狂，無法挽救，行即反恩爲仇，不久仍要約請厲害妖邪，前來報復爲祟。依他本意，顛覆峨眉以後，我們三人中，祇我似乎好欺。適我放他，爲的是免被白眉師兄押送此間，多受一場屈辱，並還免受那玉匣飛刀斬首之劫。他不但不知感恩，反想仗着邪魔之力，乘我門人不在，孤身入定之時，突然發難，前往暗算。事成固是稱心，如若被我發覺，來的妖徒自難免於誅戮，正好就此激引軒轅老怪等爲首邪魔，全力尋我三人作對。我聽二位師兄之言，還以爲他縱然悖謬，還不致如此膽大昏愚。及至默運玄機，細一參詳，居然半點不差。到了今日傍午，他果約了幾個比較伎倆多一點的妖邪回來，因爲佛法所迷，虛實兩皆誤認，自投羅網。同來妖黨，祇兩個數限未到的見機遁走，餘者均被我除去。他也受了佛法禁制，被我擒來。此乃是白眉師兄爲踐昔年對令師的前約，有意假手於我。至於如何處治，乃是貴派家法與令師遺命，悉聽尊便，不與我三人相干了。」

話剛說完，忽聽琤然鳴玉之聲。那藏飛刀的玉匣，本奉長眉真人遺命，在開府以後，藏在中元殿頂一個壁凹以內，這時突自開裂，飛出一柄飛刀。那刀祇有尺許長，一道光華，寒光閃閃，冷氣森森，耀眼侵肌。先由殿頂飛出，疾逾電掣，繞殿一週之後，略停了停，然後忽沉忽浮，緩緩往曉月禪師立處飛去。曉月禪師本是面帶愧忿，垂首低眉，經妙一真人揖讓，坐在三位僧尼左側，雖爲佛法所禁，不能自脫，到底在正邪兩派俱都修煉多年，有了極深造詣，法力高強。本派中人，苦行頭陀已經成道，深知天蒙、白眉二位神僧，決不會親手殺他；芬陀大師也祇將人交到爲止，諒必不肯加害。此外能致自己死命的，祇有玄真子和妙一真人二人。餘者連白、朱、乙、淩諸仙賓都算上，不是勢均力敵，難分高下；便是至多法力較高，要想傷害自己元神，仍是極難。這些仇敵都有聲望，自視甚高，不肯衆人合力對付一人。這個僭當教主的仇人，即便不念以前同門之誼，當着開府盛典，各方仙賓雲集之際，也必要假仁假義，決不肯於當衆加害。祇有偏心薄情的前師所留玉匣飛刀，厲害無比。能抵擋此寶的，祇有前古共工氏用太乙元精和萬年寒晶融合淬鍊的斷玉鉤。此鉤現在身上，隨心動念，便可飛出迎禦。仇人既不肯當衆下手，芬陀又祇將己禁住，不令逃遁，法力仍在。來時，聽白眉口氣，好似自己還有後文，不致便遭劫數。便照形勢情理來斷，這些新舊仇敵，萬不至於因見飛刀無效，重又合力下手，置己於死地。斷定此來不過受些屈辱，並無兇險。本來早遭劫兵解，憑自己道行法力，轉世修爲，一樣速成，並還可以不必再轉人生，當時尋一好廬舍，立可重生修煉。不過仇敵法力功候太高，再行轉劫，功力相差，更難追步，此仇越發難報。再者本身修爲，煞非容易，現已脫胎換骨，煉就元嬰，祇爲一朝之忿，誤入歧途。因前在南疆，與哈哈老祖鬥法不勝，拜在他的門下，妄以爲可以成仙，報仇雪恨，自爲教祖，償那平日心願。一步走錯，便以錯就錯到底，漸致仇怨日深，江河日下，無法再返本來。如若當

年不動貪嗔，獨自虔修，本可煉到天仙地位。就是現在忘本趨邪，祇不過不能飛昇靈空仙界，又多了道家一次四九重劫，仙業仍然有望。這原來肉體怎捨棄去，爲此祇有忍辱含垢，等自己脫身以後，準備再用多年薪膽之功，一拼死活。

曉月心雖如此想法，而對前師法力素所深知，自己的悖逆顛倒，多行不義，也不是不知其非。盡管受了哈哈妖師魔法暗制，當緊要關頭，知道本門法規尊嚴，言必應驗，因而也是有點心驚膽怯，不敢十分自信。昔年長眉真人所留玉匣飛刀家法，以及另外一些簡篋遺示，多半俱當衆弟子的面，封存收藏，盡管到時始得出現拜觀，不知內容，形式全都見過。入殿落座，暗中留神觀察，俱無影迹。玄真子祇向芬陀大師問詢前情，好似事前尚不知悉，否則玉匣早已請出，陳列殿中相待，哪有如此從容暇逸？照此情形，分明因爲吉日靈辰，盛會當前，不願以舊日同門來開殺戒，樂得假充好人。並還想到，叛教的人被外人擒送到此，如不經過處治，任其從容而去，決無此理，至少也要經過一番做作纔是。也許仇敵心狠狡詐，既不便當衆下手，爲盛會殺風景；又好不容易擒到，不捨放脫爲以後大患。表面假仁假義，已將玉匣取出，假作顧念前情，仗着外人法力禁制，不能脫身，留此解勸，或是稍微拘禁，便自悔悟。等到會後人去，再將玉匣飛刀請出，能殺便推在師父遺留的家法威力；不能，再行合力加害，必欲殺己爲快，以免飛刀爲斷玉鉤所破，有損長眉威嚴，並還放走仇敵，留下未來心腹之患。主意真個再毒沒有。轉不如拿話給他叫破，免中暗算。

曉月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飛刀突在殿頂出現，他自是識貨，覺出以前親見封刀入匣時，雖覺神物靈異，並無如此威力。枉自費盡心力，煉成一柄斷玉鉤，自信十分能敵。這時兩兩相較，分明僅能勉強阻擋，不特結局祇能緩死須臾，並非敵手，甚至連元神嬰兒也爲所斬，無能倖免。心膽立寒，不禁悔恨交集。見飛刀電掣，轉了一圈，朝己飛來。尺許長一道銀光，精芒四射，直似一泓秋水，懸在空中。前面若有極大阻力，其行絕緩。憂懼危疑中，一眼瞥見妙一真人夫婦目注飛刀，面有笑容，大有得意快心之狀。

中座天蒙禪師，正在低眉入定。連他所抱三歲童嬰，也在他懷中閉目合睛，端容危坐，相隨入定，迥不似初入仙府，青瞳灼灼，東張西望，活潑天真之狀。曉月心中惡毒至極，無從發泄。在座諸人法力高強，一擊不中，徒自取辱。因來時天蒙、白眉中途忽離去了好一會兒，回來便抱個嬰兒。聽他三人對談，此子竟是仇人前九世的親生之子，與天蒙極深淵源。初世便在佛門，因受父母三十九年鍾愛，父母年已八十，忽遇天蒙禪師度化出家。後來功行精進，萬緣皆空，祇有親恩難報，不能斷念，爲此誓發宏願，欲憑自己多生修積，助父母修成仙佛，方成佛門正果。由此苦行八世，俱是從小出家。那前生父

母，便是仇人夫婦。因是本身好善，積德累功，終於歸入玄門，成就今日仙業。此子雖算完了心願，但是過去諸生，除頭一世在天蒙禪師門下外，餘均苦行修持，壽終圓寂，並無多高法力。又以時緣未至，終未見到父母一面。直到現今九世，投生在一個多子的善人家中，名叫李洪。天蒙禪師纔去那家，暗地度化而來，一爲使他父子重逢，二爲自己功行圓滿，幾樁心願已了，不日飛昇。而此子此生，須將以前諸生所發宏願一齊修積完滿，並還隨時助他父母光大門戶，直到飛昇靈空仙界，始能證果。當此異派雲起之際，非有一位法力高強的佛家師父不可，故此帶了回來。看他這時入定神氣，曉月誤以爲天蒙禪師正用佛法度此嬰兒，使他元神堅凝，日後易於成道，暗忖：「仇人真個陰毒可惡。本是同門至交，因奪了我教主之位，纔致今日慘狀。現我狼狽至此，毫無動念，反以速死爲快。聽老禿驢說，此子日後於他發揚光大，大有助益。反正難免兵解，倒不如趁此時機，將此子殺死，就勢拼着原法身不要，再去投生轉世。一面用斷玉鉤敵住飛刀，不使刀光照頂，先用飛劍自行兵解，好歹出一點怨氣。仇敵雖多高明，此舉突然發動，又當自己勢迫危臨之際，人所不防，祇要下手神速，未必便達不到；即或無成，仍是兵解，也無別的害處。」想到這裏，惡念頓生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曉月念頭一轉，默運玄功，心念所向，身旁斷玉鉤便化成兩鉤金紅色極強烈的光華，互相交尾飛出，直朝嬰兒飛去。其勢比電還疾，法寶又極厲害，相隔又這麼近，似此突然發難，便有大法力的人遇上，多半驚惶失措，難於抵禦。在座諸仙賓，多半不知此中底細，俱覺此舉太狠，激於義憤，知道救已無及，好幾位都在厲聲呼叱，待要下手。口剛一開，忽見鉤光到處，嬰兒頂門上突升起一朵金蓮花，竟將鉤光托住。嬰兒一雙漆黑有光的炯炯雙瞳，也自睜開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反伸出一雙賽雪似霜的小胖手，不住向上作勢連招，似想將鉤取下，卻不敢之狀。天蒙禪師隨睜眼喝道：「洪兒，你將來防身禦魔，尚無利器。適纔憐你年幼，已將你多生修積功力還原，並賜你我佛門中的大金剛願力。你既想在證果以前借用此寶，便即取下，何必遲疑？」嬰兒答聲：「弟子遵命，敬謝恩師。」隨說，小手一抓，寶光立化爲一柄非金非玉、形制奇古、長約二尺的連柄雙鉤，落到手裏。

嬰兒這時已經天蒙禪師點化，洞徹夙因。鉤取到手以後，立即縱身下地，直朝妙一真人夫婦奔去，眼蘊淚珠，喜滋滋跪在地上，叩頭不止。真人夫婦早知來因，隨命起立，等到事完，再向諸道長禮拜。妙一夫人隨手便抱了起來。

且不提多生再遇的母子親愛。祇說那曉月禪師一見嬰兒頭頂現出金蓮，法寶無功，大喫一驚。忙運玄功收回，已被天蒙禪師施展無邊佛法，相助嬰兒收去，再也收它不回。本就難於倖免，此舉殘忍，更犯衆怒。如不早自打點，就許形神皆滅，再轉人生，俱都無望。萬分惶急中，欲放飛刀自行兵解時，哪知天蒙禪師話還未和嬰兒說完，就這一睜眼

的工夫，那柄飛刀本是飛來極緩，這時竟比初現時飛得還快，連放飛劍自殺都來不及。曉月這裏斷玉鉤沒有收回來，剛試得一試，飛刀已電掣而至，到了離頭丈許，倏地展開，化爲一片三丈方圓光幕，將全身罩住，外圈漸有下垂之勢。知道厲害，刀光祇要往下一圍，不特通體立即粉碎，化爲一股白煙消滅，連血肉都不會有殘餘，便自身嬰兒元神，也同時化爲烏有。想要自裁兵解，勢已不能。曉月禪師枉自修煉功深，饒有神通變化，平日妄自狂傲，不肯低首下心向人，到此存亡絕續，危機瞬息的境地，也是心寒體顫，六神皆震。情知長眉真人仙法神奇，在座諸仙誰也解它不得。便是乞憐求饒，也無用處。情急之下，頓生悔心。這時祇恨孽由己作，用盡心機，先期百計防範，到頭來依然難逃顯戮。料定不免於難，便把雙目閉上，暗運玄功，打算死中求活，將元神縮小，靜俟飛刀上身時，乘隙將元神遁走，作那萬一之想。同時默求師父，恩施格外，特賜原宥，祇使身受誅戮，不要傷及元神，便是萬幸。本心元神不敢即出，戰戰兢兢，潛伏待機。滿擬刀光四外一合，便即了賬。但有絲毫空隙，無論何處，均可變化逃走。正在憂驚顫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等了一會兒，不見飛刀近身，耳聽衆仙求情之聲。雖然自覺許有生機，惟恐一時疏神，刀光突然合攏，元神不及遁逃，形神皆滅。存心戒懼，認作一髮千鈞，仍持前念，不敢驟然睜目，分了心神，並遭仇敵恥笑。暗將飛劍緊護元神，潛伏左臂腋下，準備刀光透體時，奮力一擋，略微衝盪開一絲縫隙，飛劍雖未必能保，元神或可倖免。

曉月準備停當，仍無動靜，方始略微分心靜聽，果是玄真子、妙一真人諸舊同門師兄弟，在那裏代向長眉真人求恩原恕。大意說他叛道背師，投身邪教，忘恩反復，多行不義，該正家法，予以顯戮。但他當初祇是一念之差，並未爲惡。後受邪魔誘迫，迷途不返，日趨墮落，不能自拔，並非出自本心。加之貪嗔之念太重，遭受挫折，有激而發。雖彼執迷不悟，一半也由於弟子等德薄能鮮，不知善處，感化無方，以至今日，爲此引咎，情願分任其責。敬乞恩師大發鴻慈，並看在三位老禪師面上，念他相隨多年，能到今日，大非容易。前在本門，實無大過。特降殊恩，姑且原宥，暫免刑誅，予以最後一條自新之路。曉月禪師聽出語氣純誠，並非賣好做作。又知此刀乃師留本門家法，便幾個道行最高的舊同門，如玄真子、妙一真人等三數人犯了教規，一樣受刑，無力避免。先還當前古至寶斷玉鉤專破飛劍飛刀，可以抵禦。誰知師父法力仙機神妙莫測，一經相對，仍是相形見絀，萬非其敵。照飛刀的神異威力，誰也阻它不住。按說在眨眼之間，早已應劫上身，怎會虛懸？祇覺寒氣森森，逼人肌髮，尚未下合，不是數限未到，便是師父允了衆人求恩原宥之請；即或不然，也好趁這將落未落之際，查看一條出路。似此閉目等死，豈非膽小太過，弄巧反倒誤事，更是冤枉。

曉月念頭一轉，忙即睜眼一看，一干舊同門俱朝飛刀跪下，求告將終。隨侍四弟子俱未在側。在座一二十位仙賓，除白眉、芬陀、嫫姆、優曇、李靜虛在座前站立外，俱都回避旁立。祇天蒙禪師一人仍坐原位，右手外向，五指上各放出一道粗如人臂的金光，將飛刀化成的光罩，似提一口鐘般凌空抓住，不令再往下落，面容端莊。等妙一真人等求告完畢，忽朝自己微笑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一誤何堪再誤？長眉真人已允門下諸道友之請，緩卻今日懲處，你自去吧。」說時，奮臂一提，刀光便似一團絲般應手而起，被那五道金光握住，絞揉了幾下，金光銀光同時斂去。禪師手上卻多了一把長約七寸、銀光如電的匕首。同時玄真子等也紛紛叩謝師恩起立，走到禪師面前。由妙一真人躬身將那飛刀接過，恭恭敬敬拜至殿的中心，雙手捧着往上一舉，仍化一道銀光，飛向殿頂原出現處。又是一聲鳴玉般響聲，便自回匣，不見一點痕跡。曉月禪師死中得活，想不到如此容易，一時心情竟是恍惚，也不知是喜是憂，是愧是悔，呆在那裏。嫫姆喝道：「你已幸逃顯戮，還不革面洗心，自去二次爲人，呆在這裏有何益處？」曉月禪師這纔想起驚悸過甚，逃生出於意外，竟忘了叩謝師恩，還有對方適纔此舉，不能說是無德於己。側顧座中，惟有舊友知非禪師，正朝自己搖頭嘆息，頗似關切，授意自己，此是洗心革面之機，休再執拗。無如對方俱是仇敵，平日勢不兩立，忽然靦顏向仇人致謝，未免難堪。尤其嫫姆和屠龍師太，尚在怒目相視，狀甚鄙夷。師恩自是應謝，別的仇人實放不下這個顏面，暗忖：「今祇倖免一時，將來如何，仍視自己行徑如何而定，也不在此幾句虛言。此時方寸已亂，心志未決，受制前師，與受制仇人不同，何必多此一舉，留人話柄？」匆匆一想，便朝殿外禮拜，謝了師父不殺之恩。隨又起立，也沒向衆說話，祇朝中座天蒙禪師合掌說道：「多蒙老禪師佛法相救，免我大劫。但我罪孽深重，勢已至此，或是從此銷聲隱退，閉門思過；或是重蹈前轍，再犯刑誅。此時尚還難說。敬謝大德，貧僧去也。」

屠龍師太最是疾惡，前在峨眉門下，便與曉月不和。今見他已是日暮途窮，一干舊同門對他如此恩厚，依然不能感化，剛愎倔強，不肯回頭，聽那行時口氣，仍要捲土重來，爲仇到底，不禁忿怒，大喝：「無知叛師孽徒慢走！你以爲祇有師父家法始能制你？限你三日之內，如無悔過誓言，我便尋你做個了斷！」曉月禪師見她阻攔發話，不禁惱羞成怒，連適纔愧悔之念也一掃而光，便厲聲喝道：「無恥潑尼！你也是被逐之徒，靦顏來此，也配口發狂言，仗勢欺人，還逞甚麼威風？」話還未完，忽聽天蒙禪師道：「屠龍休得多此嗔念。他自有個去處，管他作甚？曉月，你還不到地頭，何不快走？」聽到「走」字，好似聲如巨雷，震撼心魄，大喫一驚，又好似着了當頭棒喝，心中有些省悟，身不由己，駕起遁光，便往殿外飛去。祇是飛遁迅速，殿外長橋臥波，玉坊耀彩，靈峰聳秀，飛瀑鳴玉，到處祥氛瑞氣，花光嵐影，仙府麗景，已是二度映入眼底。由不得魔

頭暗制，妒羨交集，貪嗔之念重生，仇恨倍增。當時沒有停留，徑直飛去。屠龍師太聽他辱罵，並未在意，又經禪師喚住，便即歸座。

白眉禪師嘆道：「此人根骨原本不差，否則當初長眉真人怎肯收錄？祇因過去一生中夙孽太重，以致一念之差，誤投邪教，爲魔力所暗制。他在黃山紫金溪隱居時，雖已入了旁門，仍然時常警惕，並未常與妖師親近。不合妄用機智，自信道力過深，欲巧借妖師之力，覬覦教祖之位。並還想俟妖師數盡以後，將他門下妖黨一齊度到峨眉門下，使其改邪歸正，自爲教祖，光大門戶，爲千秋萬世玄門宗祖。起念雖由貪嗔，用心設想也未始沒有他的道理。即使對現今峨眉諸道友，也不過想到時迫令降伏，屈居其下，並無傷害之心。卻不知哈哈老妖得道七八百年，爲南疆邪教宗祖，盡管走火入魔，暫時身同木石，元神仍能飛行變化，運用自如。並且入魔不久，苦心虔修，所煉害人害己的陰魔，重又被他的法力智慧降伏。曉月禪師與之鬥法，尚且不勝，如何能落在他暗算之中？又不合爲一孽徒，妄信妖婦許飛娘的蠱惑，慈雲寺鬥時，誤用妖師祕傳十二都天神煞，爲苦行道友佛法所破。害人未成，陰魔反制。由南川金佛寺回醒以後，心中忿激太甚，竟不聽良友箴規，不辭而別，趕往南疆，從妖師習練妖法。由此越爲陰魔暗制，倒行逆施，日趨墮落。實則靈性早迷，明知是害，不計滅亡。平日法力，祇能用以濟惡，對於本身全無補益。我三人帶他到來，原爲踐我昔年與長眉真人之約，在他大劫未臨以前，先給他一個警戒，就便由天蒙師兄用佛法試爲其難，看他能否及早回頭，以免毀去那數百年修煉之功。飛刀爲長眉真人昔年初成道時，降魔鎮山之寶，早已通靈變化，神妙無比。除我外，諸位道友中祇一兩位見他用過。本來繞殿一週之後，他便遭了劫數。因被天蒙師兄用佛法阻住，來勢甚緩。他如真能悔悟，一聲祝告，刀便飛回。他偏昏昧無知，見難泄忿，意欲暗算嬰兒，下手狠毒。那斷玉鉤乃前古異寶，也非常物。天蒙師兄因爲嬰兒尚無合用防身之寶，便加以收取。飛刀無了阻擋，立即如電飛來，本是難免。因他當時已生悔心，刀未下合，略微一緩。天蒙師兄又以佛家金剛手，將刀抓住。後經諸道友求情，方免於難。如非入魔太深，我等三人不願強施佛法，逆數而行，致生別的枝節。祇再費點心力，便可強他省悟。好在他道基頗厚，數應遭此一劫，再經一世修爲，始能成就，孽滿劫臨，自能省悟。祇好略盡心力，稍微警惕。成敗禍福，仍然視他一念轉移，且由他去。屠龍道友近已功力精進，此中消長不應不知，爲何也要與他計較？」屠龍師太笑答道：「弟子生性疾惡，見不得這等忘恩背德、狂悖乖謬的行徑，意欲加以告誡。聽二位老師父法諭，現在想起也覺多事。」

妙一夫人見雙方話完，便把嬰兒李洪放下，引導他朝衆仙賓分別拜見，略說前生因緣。衆仙見李洪生得面如冠玉，脣紅齒白，目如朗星，根骨特異，稟賦尤厚。適又經過天蒙

禪師佛法啓迪，使其神完氣旺，髓純骨堅。小小童嬰，頓悟夙因，具大智慧。相貌又是那等俊美，宛如明珠寶玉。內蘊外宣，精神自然流照，無不稱奇愛讚。靈嶠三仙更極喜愛，等過來拜見時，甘碧梧首先攬至膝前，獎勉了幾句，由身邊取出一塊古玉辟邪，給他佩在頸間，說道：「適聞諸道友說，你再有六七年，便須出外行道。目前諸邪猖獗，你又將曉月禪師的斷玉鉤強借了來，異日難保不狹路相逢。此寶雖無多大威力，卻能防禦左道中的陰雷魔火諸邪不侵，用以防身，不無小助。客中無以爲贈，聊以將意。異日有暇，望在便中過我靈嶠荒居，或能有所補益呢。」李洪此時已經恢復前生靈智，迥非來時之比。聞言忙即合掌拜倒，領謝起身。赤杖仙童阮糾同了丁嫦，也各取了一件寶物相贈：一是碧犀球，用以行水，能使萬丈洪波化爲坦途；一是三枚如意金連環，也是專破左道白骨箭類陰毒邪法之寶。李洪一一拜謝受領，學了用法，去至下首妙一真人面前侍立。

妙一真人這纔手指李洪，轉向謝山道：「日前拜讀家師玉匣留示，纔知此子本是佛門弟子。現今幾位前輩神僧，功行俱將圓滿，不及攜帶。而此子以前諸生，發願甚宏，須歷年時始得圓滿。方今羣邪猖狂，此子沖年在外積修善功，不免到處都有左道妖邪與他爲仇。非得一位具有極大法力的禪門師父，傳以降魔本領，隨時照護不可。道友適纔皈依佛門，也須有番修積，門下又無弟子，雖有兩位令愛，不久便去小寒山忍大師門下清修，不得隨侍在側，將來衣鉢，也無傳人。如今此子拜在道友門下，實是一舉兩得，不知道友心意如何？」謝山一聽，自己的事，妙一真人竟早前知，好生佩服。便笑答道：「小弟爲了一些世緣，轉劫多生，終無成就。今生枉自修煉多年，對於過去一切因果，竟是茫然。適纔出迎三位禪門大師，幸蒙老禪師大發慈悲，宏宣寶相，金輪普度，佛法無邊，方始如夢初醒，悟徹夙因。現雖立志皈依佛門，尋求正果，但是自來所學不純，法力淺薄。賢郎多生智慧，根骨深厚，現雖年幼，不消數年，必能精進，不可思議。小弟初入佛門，尚在學步，如何配做他的師父呢？」芬陀大師接口笑道：「道友過謙了。休說此子本你前生師侄，夙有因緣，謝道友又何嘗不是修積釋道兩門，殊途同歸，無異一體。我佛門中法，說難便難，說易便易。道友新近皈依，僅自徹悟，還未修爲，心存客氣，自然患爲人師。」

謝山原極愛重李洪，祇因初悟夙因，匆匆與前世師兄相晤，有好些話尚未詢問，自身尚無師承，如何便收弟子？爲此謙辭。及聽芬陀大師這等說法，妙一真人祇是含笑不語，情知真人言不虛發，事已定局，便起身答道：「謹謝大師教益。但後輩自身尚無師父，如何收徒？齊道兄之囑，不敢不遵，祇請暫緩，容我拜師受戒之後如何？」邊說邊往天蒙禪師座前走去。本意近前跪倒拜師，請求收爲弟子。哪知剛一跪將下去，天蒙禪師本

在低眉默坐，忽然伸手向謝山頂上一拍，喝道：「你適纔已明白，怎又糊塗起來？本有師父，不去問你自己，卻來尋我，是何緣故？」謝山喫普度佛光一照，僅祇悟徹夙因，以佛法素重傳授，未來如何修爲，尚須禪師指示。況他又是前生師兄，爲了自己，遲卻千年證果，受恩深重，覺着拜師萬無不允。偏生對付曉月，好些耽擱，不便越衆前請。此念橫亘於胸，盡管智慧靈明，竟未往深處推求。及被天蒙禪師拍頂一喝，猛地喫了一驚，當時驚醒，神智愈發空靈。立即膜拜在地道：「多謝師兄慈悲普度，指點迷津。」禪師微笑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謝山起身，手朝殿外一指。衆人隨手指處一看，原來靈嶠三仙適在禪師等未降以前，施展仙法接引的明月，已應時而至，照將下來。凝碧崖前七層雲霧，連同由平湖後半直連正殿平臺那麼寬大高深的洞頂，也被用移山法縮向後去。這時殿外正是萬花如笑，齊吐香光，祥氛瀲灩，彩影繽紛。當空碧天澄霽，更無纖雲。虹橋兩邊湖中明波如鏡，全湖數層青白蓮花萬蕾全舒，花大如斗，亭亭靜植，妙香微送。那一輪寒月，正照波心。紅玉坊前，迎接神僧的一百零八響鐘聲，已是尾音。清景難繪，幽絕仙凡。衆仙方在暗中讚美瞻顧間，忽又聽天蒙禪師問謝山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謝山恭答：「波心寒月，池上青蓮；還我真如，觀大自在。」禪師喝道：「咄！本來真如，作甚還你？寒月是你，理會得麼？」謝山道：「寒月是我，理會得來。」禪師笑道：「好，好！且去，且去！莫再纏我。」謝山也含笑合掌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！好，好！」

白眉禪師、芬陀大師隨即起立，同向妙一真人道：「天蒙師兄與寒月師弟因緣已了，我三人尚有一事未辦，還須先行，要告辭了。」葉繽也和謝山一樣，有許多話要請教，並欲拜芬陀爲師，一見要走，忙即趕前跪下。被芬陀大師含笑拉起道：「道友心意，我已盡知，但貧尼與你緣分止此。行得匆忙，無暇多談。你和謝道友一樣，從此禮佛虔修，自能解脫。一切適纔想已知悉，何庸多說？」葉繽原已悟徹，便笑答道：「弟子已知無緣，祇請和老禪師一樣，略示禪機，賜與法名如何？」說時，殿外雲幢上，鐘聲正打到未一響上。大師笑問道：「你既虛心下問，可知殿外鐘聲共是多少聲音？」葉繽躬身答道：「鐘聲一百零八杵，祇有一音。」大師又道：「鐘已停撞，此音仍還在否？」葉繽又答道：「本未停歇，爲何不在？如是不在，撞它作甚？」大師笑道：「你既明白，爲何還來向我？小寒山有人相待，問她去吧。」葉繽會意大悟，含笑躬立於側，不再發問。

李寧和采薇僧朱由穆、楊瑾三人，見師父將行，各自趨前請命。白眉、芬陀笑道：「自照你們心意做去。隨時相助齊道友，發揚光大。行止歸去，均在於己。有事自會傳諭留示。助己助人，勉力潛修好了。」說罷，三位神僧、尼便往外走。妙一真人等知難挽留，祇得恭送出去。衆弟子把香花禮樂早已準備。天蒙禪師笑道：「何必如此？」三人各自合掌當胸，向衆辭行，便自平地上昇，仍和來時一樣，祇是易下爲上，沒有來時雲層洞

頂阻擋曲折，去勢更是神速。妙一真人等忙率兩輩同門和先前出接的諸仙賓飛身恭送時，三人身已直上雲霄，祇見祥光略閃，微聞旃檀異香，便不見蹤影。衆仙禮送回來，又向謝、葉二仙分別稱賀。由此二人便入了佛門，一個改名寒月，一個改名一音。祇等小寒山一行，便各回山虔修不提。

衆仙到了殿內，妙一真人便令嬰童李洪行那拜師之禮。謝山自然不再推辭。行禮之後，謝山見曉月禪師所煉斷玉鉤連同靈嶠三仙所賜三寶，由妙一夫人分別給李洪佩戴，鉤插在左肩之上。那鉤形制古茂，上面滿刻奇書古篆符引之類，寶光內蘊，靈異非凡。便對李洪道：「靈嶠三位仙長所說，務須留意。此鉤不特前古異寶，並經現藏寶主人費了若干心血祭鍊，原意用以抵禦長眉師祖玉匣飛刀，可知厲害。如非天蒙老禪師佛法無邊，祇恐誰也用它不了，即便到手，也早晚必被原主奪回。看來曉月對於此寶，必定珍惜非常，一旦受制佛法，爲一幼童所得，必不甘心。雖然老禪師佛法高深，既肯取以轉授，又將它靈性隔斷，使爲你用，不致被他收回，到將來也不致有甚危害，但還是小心纔好。你初拜我爲師，本應傳授一兩件防身禦魔之寶。一則我本玄門中人，剛悟前因，還我初服，尚未十分修爲；二則我所有法寶，除一心燈外，無甚奇處。好在你已有此神物，更蒙靈嶠三仙贈你三寶。此時到底年紀太輕，尚須隨我小寒山一行，回山修煉。且等我將法寶重用佛法祭鍊，到你他年下山之時，再行傳授吧。」

李洪拜謝，領命起立，仍去妙一夫人身前立侍，甚是依戀。妙一真人笑道：「癡兒，你已轉劫九世，前後千年修爲，怎還如此依依難捨？」李洪跪稟道：「兒子自蒙恩師佛法警悟，想起以前諸生之事，父母慈恩深厚，好容易違顏千載，今始重逢，少時又要隨師還山，怎叫兒子能捨？」謝山道：「你與令尊千年父子，今始重逢，煞非容易。我爲全你孝思，並得多受賢父母教誨，此後許你每年一次歸省便了。」李洪聞言，自是欣慰。妙一夫人道：「今日開府，各位仙賓所贈法寶珍物甚多，前又得了紫雲宮、幻波池許多法寶，本可賜你兩件。也爲年紀太輕，尚非用時，且等將來省親時，我擇那佛門弟子合用之寶，賜你好了。」殿外衆仙聞知謝山收徒，又是妙一真人夫婦前九世的愛子，紛紛入賀。

諸葛警我等來時，正值神僧、神尼去後，李洪在殿中拜師行禮。略聽完了經過，見齊靈雲、周輕雲、秦紫玲在殿右一角聚談，知三人奉命設置盛筵，正想過去詢問衆仙席次，齊霞兒已點手相招。近前一問，霞兒笑道：「大師兄奉命引度那兩人怎麼樣了？」諸葛警我道：「師父原說他二人師父劫運未到，入我門中，尚非其時。不過二人不久便有大難，此時先給他們稍微點醒便了。這兩人資質稟性都好，我看他們已有警覺，祇爲師門

恩重，不肯棄彼就此。到了時機，必來無疑。我爲奉命代熊血兒問向芳淑師妹索取陰雷珠，並點化虞、狄二人，竟偷了懶，三位師妹安排筵宴，想已齊備了？」齊霞兒道：「起初本是不論交情親疏，所有筵席齊設在平臺之上。遊園時，靈嶠三仙、公冶道長和家師等諸位尊長相繼提議，說殿前仙景各有妙處，而到會仙賓各有友好，門人弟子也多偕來，行輩不齊，如在一處，盛會固較莊嚴，一則有等次，不免拘束，難求盡歡；二則席次也費安排。最好除平臺上原設的五席外，餘者擇那風景佳處，分別設席，聽憑到會長幼仙賓自約同道友好，各任心喜，隨意入座。」諸葛警我爲衆門人之長，久與機密，知道此事早在掌教師尊算中。爲免一些不相干的外客和旁門中人挑剔厚薄，故令一體設宴平臺。卻由別的仙賓以觀景盡歡爲名，除主要五席外，餘者分設各處，不論上下各等，俱可隨意入座。實則功行深薄，行輩高低，以及道路各有不同，絕不肯摻和在一起。經此一來，既免魚龍混雜，又免因此生出別的枝節。齊霞兒當然也知此中深意，彼此相視一笑，更不再說。

那殿臺上的五席，俱是一律兩丈四長，一丈二寬的青玉案。仙家筵席，不同俗世，又值開府盛典。每席共坐十二人。當中列有主位，做一字橫列，入席者有玄真子與妙一真人等四位，餘均本派同輩。兩旁做八字形，各有兩席相連。祇席座均比主席高約半桌，以示尊敬。每邊各有二十四位。列坐的，爲嫕姆、優曇、極樂真人李靜虛、百禽道人公冶黃、靈嶠三仙、易周、白朱二老、乙休、淩渾等本派至交，以及半邊老尼、藏靈子、少陽神君、無名禪師、知非禪師、俠僧軼凡等仙賓，不是前輩真仙，便是各派宗主、神僧、神尼之類。那些不速之客以及旁門中人，見此盛況，主人盡管以禮揖讓，也都自然自慚形穢，不敢與之並列了。五席之外，如湖堤、橋亭、靈峰、水閣等各處所設筵席，俱和殿臺一樣形式陳設，祇地方不同，人數多寡也各聽隨意邀約。外來一干後輩，席設水閣之內。本門弟子，祇諸葛警我、岳雯、黃玄極、悟修、齊霞兒、易靜、癩姑、鄭八姑男女八弟子，在湖心閣以內做主人，陪伴後輩，得以與宴。餘者有的司樂，有的司廚，有的在側侍宴，各有職司。祇等會後仙賓散去，師長賜宴之後，經過二次傳授，或是奉有專命，或是自行呈請，分別由左元十三限，或由右元火宅玄關通行一次。能通過的，三四日內拜師下山行道。自信功行不濟、志在虔修的，也不勉強，在仙府內與去留諸同門歡聚暢遊三日，便去右元洞壁崖穴之中苦修，到了火候，再行請命。有那本身功力不夠，並未奉有特命准予先積外功，隨時在外修爲，而又妄想一試的，僥倖通過這兩處難關之一，自可如願；如通不過，在師恩卵翼之下，雖還不致有敗道喪生，走火入魔的兇險，但也元氣大傷，去至右元洞窟，日夕熬煉，多受好些苦難，始得復原。

自從妙一真人按照長眉玉敕遺命，訂下規條功課，門下弟子雖居住在這仙山福地，將來

也必能成就仙業，但是成道以前，修爲至難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功力根骨所限，分毫也勉強不得。如非真個道心堅定，精誠不渝，休得列入門牆。上來根基先自扎穩，所學又是玄門正宗，上乘功課，所以後來峨眉派日益發揚光大，爲各派北斗宗盟，門下弟子到頭來咸列仙班。即或向道心堅，修爲勤奮，而福緣不夠，強請入門；或是夙孽太重，無可解脫，入門修煉，此生雖不免於兵解，而轉世之後，因有前生修爲，道基堅固，再有師長同門垂憐接引，成就自速。至不濟也是地仙散仙一流。至於中道爲邪魔所誘，叛師背教，或犯嚴規，誤入歧途，以致墮落的，祇有一人。此人也並非不知自愛，祇爲夙世冤孽太重，心又急於建功，不到功候，便強欲下山，仗着靈警智慧，居然通行火宅，走向前殿。偏生教祖他出，代掌仙府的正是此人所拜師父髯仙李元化，見他竟是如此精進，通行火宅，以爲可以無慮，未加告誡，反予獎勉。以致下山不久，便遇夙孽糾纏，對方恰是一個厲害邪魔之女，雙方苦鬥三日，終於受了誘惑，墮了色戒，壞去道基，不敢回山，又迷戀上妖女美色，迫不得已與之同流合污，做了邪魔愛婿。由此行惡日多，終爲李英瓊飛劍所殺，連轉劫重修俱屬無望。峨眉派因此取材愈嚴，門人出處，越發慎重，更無一人再步前轍。此是後話不提。